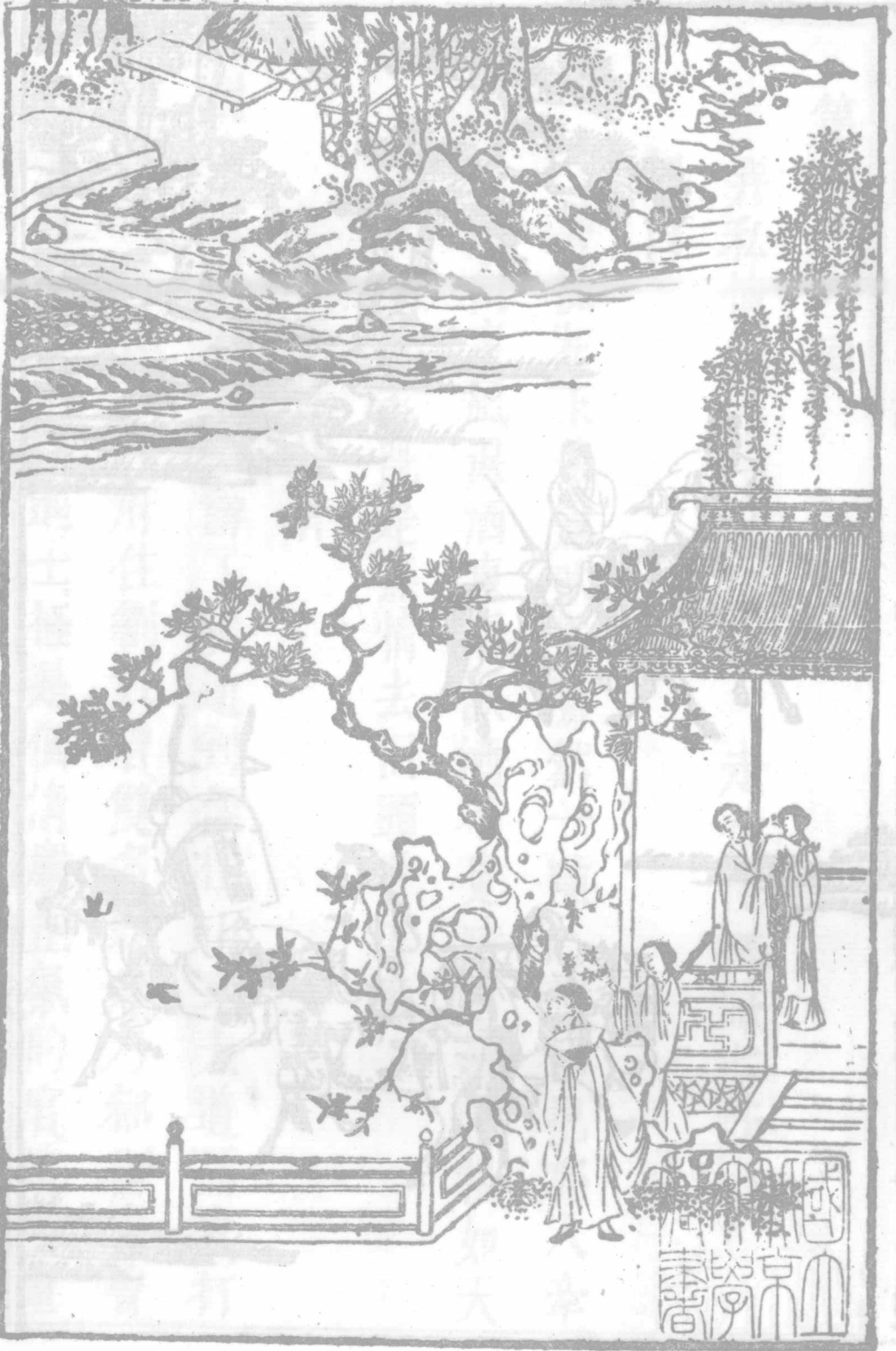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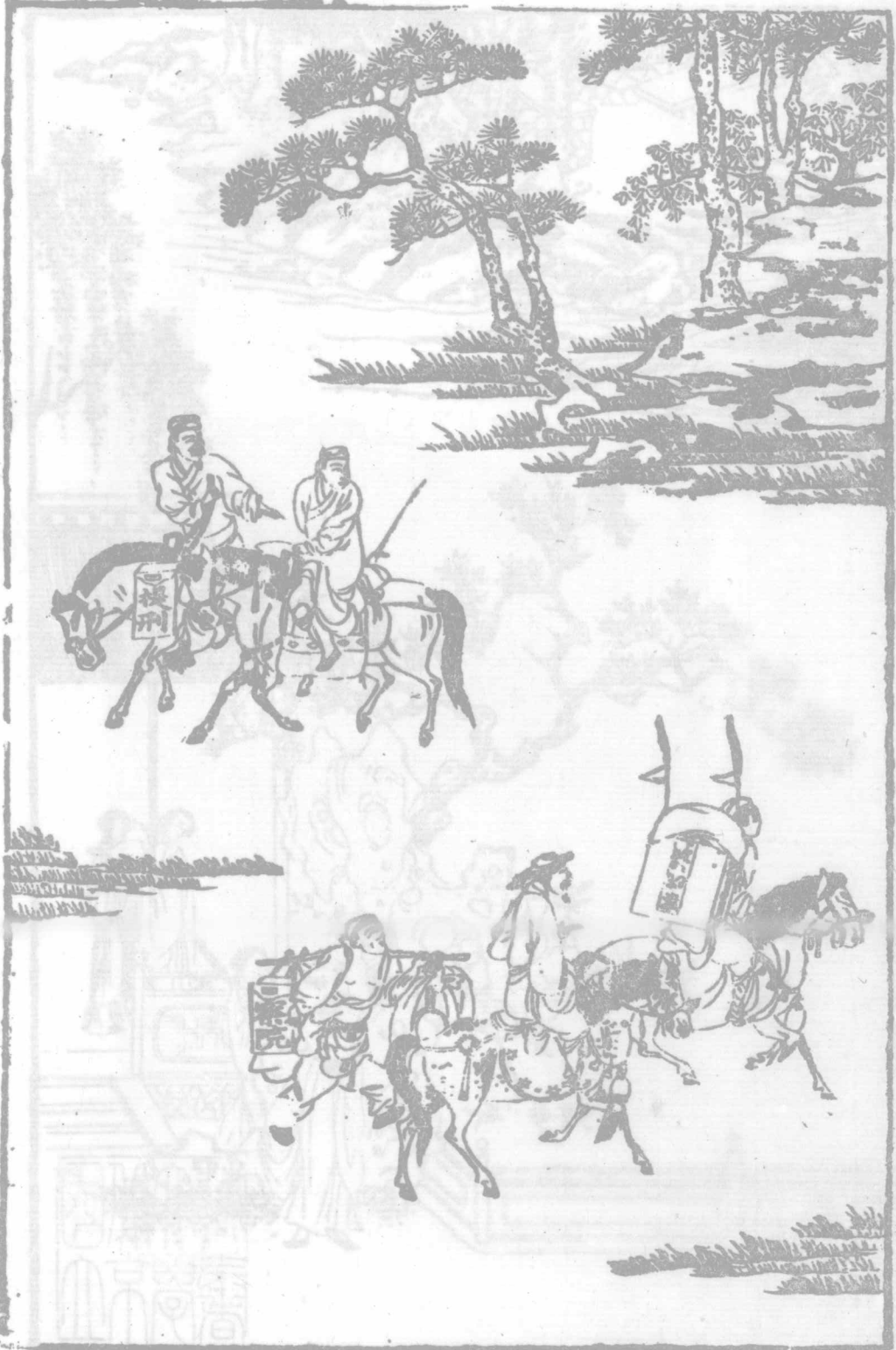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十七册







走捷徑操歸七件事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豔
走捷徑揆歸七件事

詞曰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
驀然一點心驚
却把那人牽
掛向東風淚洒
東風淚洒不覺暗沾羅帕
恨如天
大那冤家既是無情
去回頭看怎麼

右調桂枝香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聽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劄姓曾雙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這安童

數語
應竟朝廷
制目

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時、只聽裡面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廳、頭面牌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第二面牌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姓、戶婚、田土、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事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輝上跪下、兩邊左右問是做甚麼的、這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高的呈上、只聽公座上曾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安放于書案上、

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書曰：

寓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

一載，知己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

報瑤章，開軸啓函，捧誦之間，而神遊恍惚，儼然長安對

面時也。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聞德音，知年兄按巡齊

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霜貞操，砥

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士論。今茲出巡，正當摘發

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竊謂

年兄平日抱可爲之器，當有爲之年，值聖明有道之世

老翁在家康健之時，當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揚法紀，勿使舞文之吏以撓其法，而奸頑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東平一府，而有撓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聖門之世，而有此魍魎年兄，巡歷此方正當分理冤滯，振刷爲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狀告訴，幸察不宣。仲春望後一

這曾御史覽書已畢，便問有狀沒有。左右慌忙下來問道：「老爺問你有狀沒有？」這安童向懷中取狀遞上。曾公看了，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屍首，連卷詳報。喝令安童東平府伺候。這安童連忙磕頭起來，從便門放出。

此處甚
混

這里曾公將批詞連狀裝在封套內、鈴了關防、差人賫送
東平府來、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
卽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爲人剛
方、不要錢、問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先是這狄縣丞往
清河縣城西河邊過、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
只隨着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哉、便勒住馬、令左右公人
你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
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卽拘
集里老、用鐵掘開岸土數尺、見一死屍、宛然頸上有一刀
痕、命伴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公人稟道離此不

至此大混
然原情察
理不無有
之非刻意
做官者不
為也

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卽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而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繇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拶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寬不服曾公尋思既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說于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想安童來告此狀卽令委官押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

乞兒路檢
一金便手
足無指韓
氏夫婦較
猶能位置
者

刀痕尚在，于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即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八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賍賣法，正是：
合案惡污吏，賍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買幾錢。
雖然號令風，霆肅於夢裡。
輸贏總未真，國法豈輕。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自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一百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喚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絲髮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

晚教韓道國收用不題。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教他遮住這邊風水。你對他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教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爹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邊不拘做馬坊，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呸！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罷。」于是使了三十兩。

生員往往
錄此可歎

銀子又蓋了兩間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擡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夏提刑得了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西門慶因墳上新蓋了山子捲棚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墳上祭祖，教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門，砌的明堂神路，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疊成坡峯。清明日上墳，要更換錦衣牌扁，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

發東請了許多人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耍扮戲的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秦唱的是李桂姐吳銀兒韓金釧董嬌兒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韓道國雲離守賁第傳并女婿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春梅迎春玉蕭蘭香姝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裏外也有二十

香齋集
卷之四
凡錄詩
五卷出

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教他往墳上去罷。一來還不曾過一周。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願門還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墳上路遠。只怕說着他。依着我。不教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教他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他娘兒兩個。不到墳前與祖宗磕個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可。可。可。就是孩子願門未長滿。教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子裏。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裏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墳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

處處寫出
月娘根心
生色一片
菩提熱念

新蓋的墳門兩邊坡峯上去。週圍石牆當中甬道明堂神
臺香爐燭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墳門上新安的牌扁大書
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墳內正面土山環抱。林樹交
枝。西門慶穿大紅冠帶。擺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
畢。堂客纔祭。响噐鑼鼓一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諛的在妳
子懷裏磕伏着。只倒咽氣。不敢動一動兒。月娘便叫李大
姐。你還不教妳子抱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諛的那腔
兒。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恁強的貨。只管教抱了他來。你
看諛的那孩兒。這模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
把鑼鼓住了。連忙攏掇掩着孩兒耳朵。快抱了後邊去了。

須臾祭畢徐先生念了祭文燒了帛西門慶邀請官客在
前客位月娘邀請堂客在後邊捲棚內繇花園進去兩邊
松墻竹徑過圍花草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四個小優兒在前
廳官客席前彈唱四個唱的輪番遞酒春梅玉蕭蘭香迎
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
湯飯點心吃了一回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
同往花園裡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
一明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抵鏡

意致便別
微甚編甚

粧臺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墳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
洞般乾淨懸挂的書画琴棋瀟洒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
兒正在那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
他頑耍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
枝桃花兒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候
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蕭在上邊哩俺娘教我下邊來看
哥兒就拏了兩椽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妹子見金蓮來
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打
起鑼鼓來諛的不則聲原來這等小膽兒○于是○一面解開
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嘴

也是天緣

雖說不親
儲却正恨
不得親錯
耳

今後二字
惹着我三

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闖孩子頑耍便也闖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嘻嘻望着他笑敬濟不繇分說把孩子就樓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金蓮罵道怪短命誰家親孩子把人的髻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早時我沒錯親了哩金蓮聽了恐怕娘子瞧科便戲發訕將手中擊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兒人身上穿着您單衣裳就打您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兒今後惹着我只是一味打

金瓶梅

字隱隱用
門揖盜愛

發愛殺

調處亦是

管情只一

桃花園出

自金蓮手

便饒風韻

如意兒見他頑的訥連忙把官哥兒接過來抱着金蓮與

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枝桃花兒做了一

個圈兒悄悄套在敬濟帽子上走出去正值孟玉樓和大

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營生敬

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

折但見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擡轎子的每人一

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然後纔把堂客轎

子起身官家騎馬在後來與兒與厨後慢慢的擡食盒盞

如此留心
誰人到得
吾謂月娘
去偷斯之
化不遠

聞則下此
數語隱由
際急情絲
多少波瀾

後玳安來安、画童、棋童兒、跟月娘眾人轎子、琴童并四名
排軍跟西門慶馬、妳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抱
着哥兒、用被裹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画
童兒來、叫他跟定着妳子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娘
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眾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下
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迎
門就稟說、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一遍去
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聽了心
中猶豫、到于廳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衣服、西門慶因問
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沒、說、出、來、

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小的便

道、今日都往墳上燒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說、我到午

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

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

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

伴當跟隨、下馬到于廳上、叙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

來、西門慶道、今日先瑩然不掃、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恕

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

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里、說

話、左右都令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

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叅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
在叅例學生令人抄了箇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門慶聽
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報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
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叅劾貪肆不職武
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
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
職也昔春秋載天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
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爲我

皇上陳之。除叅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叅照山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慕茸之材。貪鄙之行。久于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著狠貪。爲同僚之箱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

可惡

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了頭之
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群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
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貧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
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携
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
婦。恣其歡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
飾。而賍跡顯著。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乖清議。一
刻不可居任者也。伏望

聖明垂聽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

斥則官常有賴而俾

聖德永光矣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面相覷，默然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為。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
要着。央及老爺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裡是金鑲玉寶石鬧粧一條，三百兩銀子，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裡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箇，早催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墳

不聽好言
宜乎有此

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
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我那等說還未到一周
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濕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
日墳上祭祖，爲甚麼來不教他娘兒兩箇走走，只像那裡
攙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箇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
兒正没法兒擺佈，况西門慶又因巡按叅了，和夏提刑在
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
月娘使小厮叫劉婆子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
亂了一夜。劉婆子看了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
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

寶子齊世
不與我言

病根還在
金蓮調戲
筆意隱然
却不說出
妙手

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
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吐妳了只是身上熱還未退李瓶
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教劉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
公還和一箇師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
慶早五更打發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
府胡知府那裡打聽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劉婆
說孩兒路上着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
孩兒想心路上轎子裡說了他一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
如意兒道我在轎子裡將被兒包得緊緊的又沒碯着他
娘叫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還好好的我按着他睡只進

因劉婆數
諧婦子便
得藉口自
是恒清

本尚未行
而打點先
到的真神
手

城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覺他打了箇冷戰。到家就不吃。妳
哭起來了。按下這裡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
壽。一路僭行。只六日就趕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
翟管家。將兩家禮物交割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
道。曾御史參本還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
陳了七件事。旨意還未曾下來。待行下這箇本去。曾御史
本到。等我對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
這里差人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
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
人管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聽消息。一日蔡太師

條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批了箇邸報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心不下。那夏提刑一日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二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一遍。道翟爹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教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叅本還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裡再拏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

撥天關本事也無妨。西門慶聽了，方纔心中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到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上行去，只五日就趕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每回來見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纜到了。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這件事，又打聽得兩樁好事來。報爹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太師老爺新近條陳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題准事例，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官。

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計倉鈔派給鹽引支
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
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
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
言問道真箇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箇底報在
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
前邊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聽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
住了還有幾箇眼生字不認的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
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蕩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端的上
面奏着那七件事

此疏係理
尹然伊實
心行之
亦有利執
得以其人
而忽其言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為陳愚
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曰罷科舉取士悉繇學校陞貢

竊謂教化凌夷風俗頽敗皆繇取士不得真才而教
化無以仰賴書曰天生斯民作之君作之師漢舉孝
廉唐興學校我

國家始制考貢之法各執偏陋以致此輩無真才而民
之司牧何以賴焉今

皇上寤寐求才宵旰圖治治在于養賢養賢莫如學校

今後取士悉遵古，縣學校陞貢，其州縣發解禮闈一切罷之。每歲考試上舍，則差知貢舉，亦如禮闈之式。仍立八行取士之科，八行者，謂孝、友、睦、姻、任、恤、忠、和也。士有此者，即免試，率相補太學上舍。

二曰罷講議財利司。

竊惟

國初定制，都堂置講議財利司，蓋謂人君節浮費，惜民財也。今

陛下即位以來，不寶遠物，不勞逸民，躬行節儉，以自奉。蓋天下亦無不可返之俗，亦無不可節之財，惟當事

者以俗化爲心以禁令爲信不忽其初不弛其後沿
隆俗美豐亨豫大又何講議之爲哉悉罷

三曰更鹽鈔法

竊惟鹽鈔乃

國家之課以供邊備者也今合無遵復祖宗之制鹽法
者詔雲中陝西山西三邊上納糧草關領舊鹽鈔易
東南淮浙新鹽鈔每鈔折派三分舊鈔搭派七分今
商人照所派產鹽之地下場支鹽亦如茶法赴官秤
驗納息請批引限日行鹽之處販賣如遇過限並行
拘收別買新引增販者俱屬私鹽如此則國課日增

而邊儲不乏矣、

四曰制錢法

謂錢貨乃

國家之血脉貴乎流通而不可淹滯如有阨阻淹滯不
行者則小民何以變通而國課何以仰賴矣自晉末
鵝眼錢之後至

國初瑣屑不堪甚至雜以鉛鉄夾錫邊人販于虜因而
鑄兵器爲害不小合無一切通行禁之也以

陛下新鑄大錢崇寧大觀通寶一以當十庶小民通行
物價不致于踴貴矣

五日行結糶俵糶之法

竊惟官糶之法，乃賑恤之義也。近年水旱相似，民間就食，上始下賑恤之詔。近有戶部侍郎韓侶題覆

欽依，將境內所屬州縣各立社會，行結糶俵糶之法，保之于黨，黨之于里，里之于鄉，倡之結也。每鄉編爲三戶，按上上中中下下，上戶者納糧，中戶者減半，下戶者退派糧數，關支謂之俵糶。如此則歛散便民之法，得以施行而

皇上可廣不費之仁矣。惟責守令覈切舉行，其關係益匪細矣。

大日詔天下州郡納免夫錢

竊惟我

國初寇亂未定悉令天下軍徭丁壯集于京師以供

餽以壯國勢今

承平日久民各安業合頒

詔行天下州郡每歲上納免夫錢每名折錢三十貫解
赴京師以資邊餉之用庶兩得其便而民力少蘇矣
七日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竊惟

陛下自卽位以來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花石皆山林

間物乃人之所棄者。但有司奉行之過。因而致擾。有傷。

聖治

陛下節其浮濫。仍請作御前提舉人船所。凡有用。悉出內帑。差官取之。庶無擾于州郡。伏乞

聖裁。奉

聖旨。卿言深切時艱。朕心嘉悅。足見忠猷。都依擬行。該部知道。

西門慶聽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得明白。蔡狀元見朝。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

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
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
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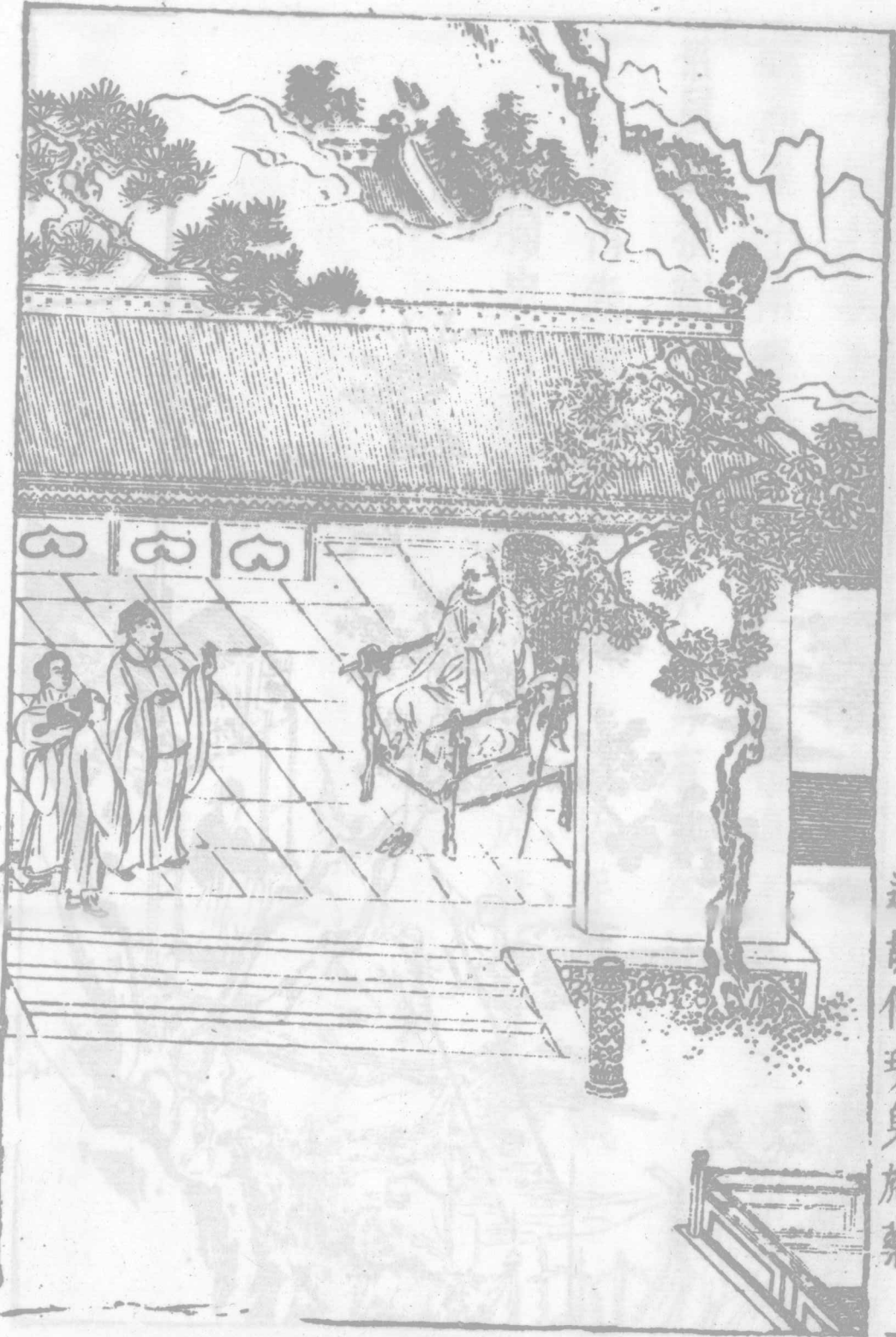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裁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內無財莫論才





遇胡僧現身施藥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

詩曰

雅集無兼客
高情洽二難

尊傾智海
八斗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為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

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托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

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過為隨他。

說去。老爺那里自有箇明見。一面在廳上放桌兒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裡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官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太師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損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糶。俵糶之法。不可行。當十大錢不可用。鹽鈔法不可屢更。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邦。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師陰令盤就

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煨煉成獄，將孝序除名，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拏倉鈔，早往高陽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巡按朱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都行至東昌府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只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邀請宋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

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司軍衛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叙畢禮數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巨族為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問道是那箇西門千兵

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千戶昨日已叅見過年
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
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
見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
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
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
分付看轎就一同起行。一面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
息。與來保賁四騎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
綵棚。兩院樂人奏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
將各項伺候人馬。都令散了。只用幾箇監旗清道官吏跟

隨與蔡御史坐兩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府大鬧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他家吃酒來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與西門慶叙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贄見之禮。兩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

了箇宛紅單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蓽生光。于。是鞠躬展拜。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叙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揩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

在廂房中官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聽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便說：年兄無事，再消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還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擡，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箇銀折盃，一雙牙筋。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辭道：這箇我學生怎麼

敢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之道
我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
爲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擡送出門矣。宋御
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政謝說道今日
初來識荆旣擾盛席又承厚貺何以克當餘容留報不忘
也。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起身
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而去
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解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後坐因
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右重
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道今

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原。又說起頭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相熟，他纔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蹺蹊。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蹺蹊處。只是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了，老先生不回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開船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亭送餞。蔡御史道：過蒙愛

做官的此
等處皆有
反

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明早來接衆人都應諾
去了。只留下兩箇家人伺候。西門慶見手下人都去了。走
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般。卽去院裡坐名叫
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箇。打後門裏用轎子擡了來。休交
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門慶復上席陪蔡御
史吃酒。海鹽子弟在傍歌唱。西門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
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倒
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來見朝。不想被曹丞論
劾。將學生做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
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淮巡鹽。宋年兄便在貴處巡

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問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
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部主事，往荊州催餉。皇
木去了，也待好來也。說畢，西門慶教海鹽子弟上來，遊酒。
蔡御史分付你唱箇漁家傲，我聽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
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
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
付把轎子擡過一邊，纔好。玳安道：擡過一邊了。這西門慶
走至上房，兩箇唱的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箇
來，晚夕在山子下扶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
你不可怠慢，用心扶侍他。我另酬答你。韓金釧兒笑道：爹

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董嬌兒道娘在這里聽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竦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擎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纔喬親家爹說趁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教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來保跟到捲棚榻子外邊站着西門慶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干瀆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

道去歲因舍親在邊上、納過些糧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揚州支鹽、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箇甚麼、打緊一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箇月、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帖就袖在袖內、一面書童傍邊斟上酒子、弟又唱、唱畢、已有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

請老先生後邊更衣，於是從花園裡遊翫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又早湘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閉上角門，只見兩箇唱的，盛粧打扮，立於階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階墀

時來水濺羅裘濕，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等愛厚，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木，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

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卽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雨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粘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們

此字原
在

叫甚名字一箇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薇仙蔡御史一聞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箇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過又回奉蔡御史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一杯陪飲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盃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盃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

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站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
月半頭、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
金釧、不曾賞他一盃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
花下立飲一盃、于是韓金釧將大金桃盃、滿斟一盃、用纖
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盃
賞與韓金釧兒、因告辭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
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
心懸懸、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
在京已與雲峯表過、倘我後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
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兒

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裡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往門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悞了。來興兒道家裡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棋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竈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安收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裡去。與蔡老爹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嬌兒手中擎着一把湘妃竹

泥金面扇兒、上面水墨畫着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這薇仙號、于是灯下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池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安與他家人在明間裡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辰蔡御史與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帟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籤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

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昏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廳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裏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切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札下臨，只盛价有片帑到，學生無不奉行。」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盃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驕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

往揚州蔡候捉他。此事情已間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該使就捉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又作揖謝了，看官聽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捉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裡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倒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
西門慶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

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价問安。說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掌問訊。遞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着交白，便問長老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又問有幾位徒弟。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原是周秀老爹蓋造。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稟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

助你些布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取一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攪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更衣去。道堅連忙叫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佛堂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繇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拗搜，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頰下髭鬚亂拈，頭上有一溜光簷，就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在禪床上旋定過去了。垂着頭，把脖子縮到腔子裡，鼻孔中流下玉筋來。西門慶

和尚拳出
與陽物原
差一遠

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他、問他個端的、于是高聲叫那
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頭一聲不答應、第
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在禪床上把身子
打了個挺、伸了伸腰、睜開一隻眼、跳將起來、向西門慶點
了點頭兒、瓮聲應道、你問我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
姓、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峯寒庭寺下來的胡僧、雲
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既
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胡僧
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

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卽此就行那胡僧直豎起身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鉄柱杖來柱着背上他的皮褙襖褙襖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付玳安叫了兩個驢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着我就來胡僧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馬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管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開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及跟着他同行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晌時分只見王六兒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

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裏李媽媽出來上轎，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哥說話。」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六兒那裏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邊，對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回後邊去了。不一時，玳安與胡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胡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

王大兒那邊使了王經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掖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覺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睜睜的，只顧擺扇子，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這賊禿囚來，好近路兒。從門外寺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歇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爹交顧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難爲我這兩條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到家，看見胡僧。」

讀此書者
于器用食
物皆病其
贅誠潛心
細讀數遍
方知其非
贅也

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到一面讓至裏
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接了衣裳換了小帽陪他坐
的吃了茶那胡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宇深沉門上掛
的是龜背紋蝦鬚織抹綠珠簾地下鋪獅子滾綉絨毛
線毯正當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阜色起楞的桌子
桌子上安着繚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週圍擺的都是
泥猷頭楠木靶腫觔的交椅兩壁掛的畫都是紫竹桿兒
綾邊瑪瑙軸頭正是

烏木春檯盛酒器

烏木春檯盛酒器

胡僧看異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胡僧道貧僧酒肉

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
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廚下餚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
顧拿上來先綽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
案酒一碟頭魚一碟糟鴨一碟烏皮雞一碟舞鱸公又拿
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葱炒的核桃肉一碟細切的
餛飩樣子肉一碟肥肥的羊貫腸一碟光溜溜的滑鯪次
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箇碗內兩箇肉圓子夾着一條
花腸滾子肉各喚一龍戲二珠湯一大盤裂破頭高裝肉
包子西門慶讓胡僧吃了教琴童拏過團靶鉤頭雞脖壺
來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一股一股遞出滋陰捧白酒

來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鍾內，遞與胡僧，那胡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隨即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一碟子醃臘鵝脖子，又是兩樣艷物，與胡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一碟流心紅李子，落後又是一大碗鱔魚麵，與菜卷兒，一齊拏上來，與胡僧打散。登時把胡僧吃的楞子眼兒，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拏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胡僧道：我有一枝藥，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褳內取出葫蘆來，傾出百十九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

下又將那一個葫兒捏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厘，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腿，上只顧摔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胡僧說：

形如雞卵，色似鵝黃。三次老君炮煉，王母

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覩貴乎玕琅。

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

任你大厦高堂。任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

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

不老 物外景長芳 玉山無頽敗 丹田夜有

光 一戰精神爽 再戰氣血剛 不拘嬌艷寵

十二美紅粧 交接從吾好 徹夜硬如鎗 服

久寬脾胃 滋腎又扶陽 百日鬚髮黑 千朝

體自強 固齒能明目 陽生姤始藏 恐君如

不信 拌飯與猫嗜 三日淫無度 四日熱難

富 白猫變為黑 尿糞俱停亡 夏月當風卧

冬天水裏藏 若還不解泄 毛脫盡精光

每服一厘半 陽興愈健強 一夜歇十女 其

精永不傷 老婦顰眉蹙 淫娼不可當 有時

心倦怠 收兵罷戰場 冷水吞一口 陽回精

不傷 快美終宵樂 春色滿蘭房 贈與知音

客 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胡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胡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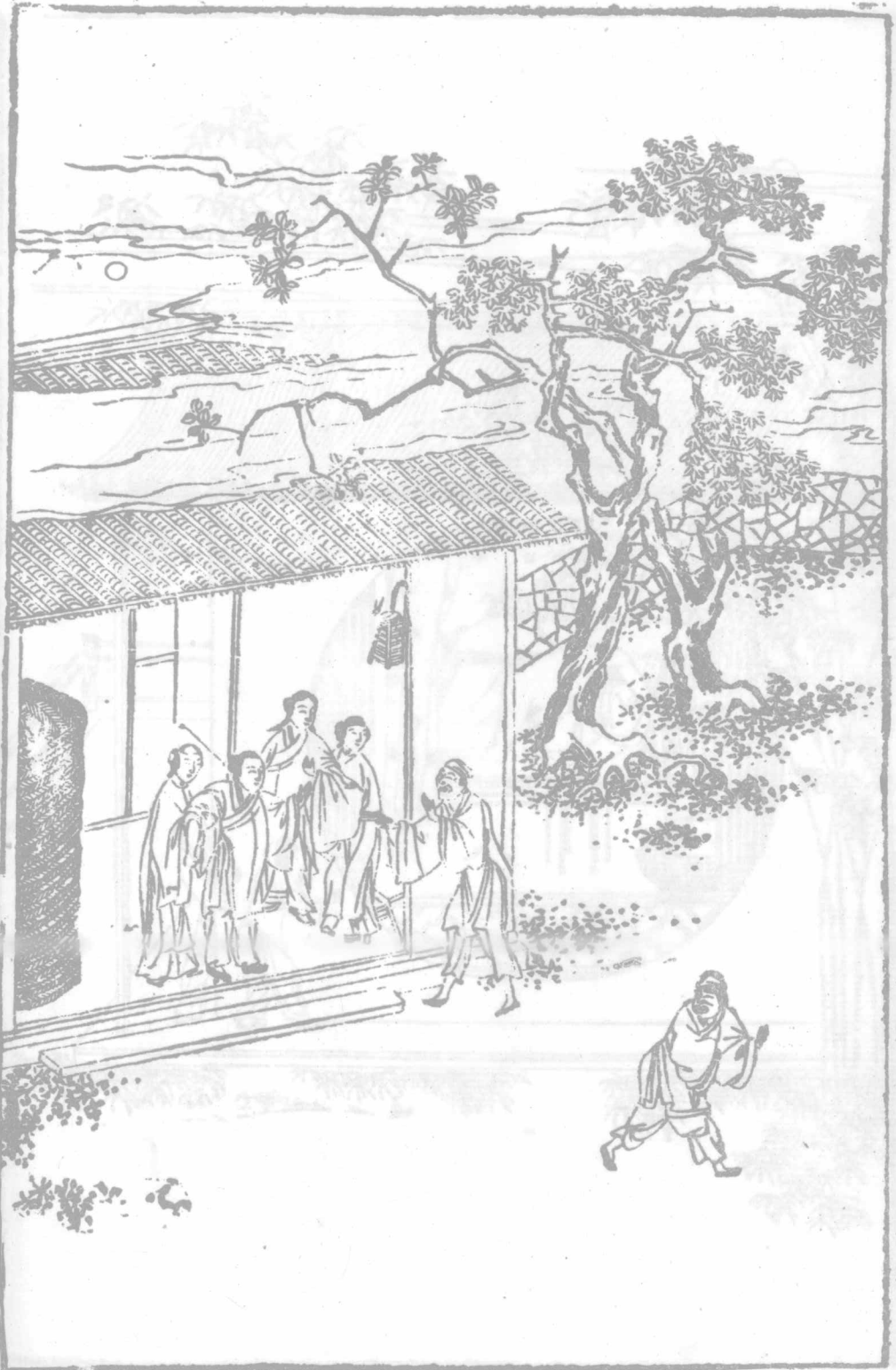
果然用不
着高僧高
僧

服罷卽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胡僧。胡僧方才打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定拐杖，出門揚長而去。正是：

拄杖挑擎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第五十回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玳安嬉遊蝴蝶巷

詞曰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歛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鴛衾圖暖。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裳恣。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

右調菊花新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

褐袈裟、剃的青旋旋頭兒、生的魁肥胖大、沼口豚腮、進來與月娘衆人合掌問訊、慌的月娘衆人、連忙行禮、見他鋪着苦眼、拏班做勢、口裏咬文嚼字、一口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纔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兒前邊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妗子因問

是那里請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裏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求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妗聽了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春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裏說話不題，且說西門慶送了胡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裏韓大

嬌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友過去
坐坐西門慶得了胡僧藥心裏正要去看婦人試驗不想
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壇酒去
于是逕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帽帶着眼
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
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
房子裏筭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
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
坐又多謝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
外送行去纔來家因向袖中取出一根簪兒遞與他道今

日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字簪兒，說道：「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釀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纔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一覺直睡到掌燈時，便纔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後邊要燈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裏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

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没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眼見的就是兩樣話。頭裏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燈籠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裏。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碗碟。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拏了兩瓶鮓來。正飲酒。玳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如

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秫。秫。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于。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落。了。人。的。傅。夥。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交。平。安。兒。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躐。了。被。書。童。拏。過。往。炕。上。只。一。揀。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闖。你。闖。兒。你。就。惱。了。不。繇。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裏。吐。了。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傅。

夥計恐怕濕了帳簿，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煩惱了。」玳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把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笑便笑，賸刺刺的屍水子，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林林，你今日纔吃屍你從前已後把屍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廝不擺布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養的，我只一味乾精，干是吃了酒，門班房內叫了個小伴當，牽着燈籠，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開門，問琴

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裏睡哩。於是關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廚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廚櫃裏拏了一盤驢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罷。琴童道：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了，於是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奶，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與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嬸這里，又與韓大嬸當家。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休要是言不是語。

到家裏說出來。就交他惱我。一生我也。不敢見他去。這里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房窗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胡僧藥吃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銀托束其根下。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胡僧與他的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捏了有一厘半兒。安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眼圓腫。橫筋背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裏。一面用手籠撻。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營生。

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胡僧與他的藥告訴
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擎那話往裏放。龜
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
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抽深送。覺翁翁然
暢美不可言。婦人則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
止。口口聲聲。只叫大髻髻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又道我
央及你好。久留些工夫。在後邊耍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
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其股而極力擗。擗。擗。擗。的
連聲响。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擗。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
不。你。自。家。擎。過。燈。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燈近前。令

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顛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願去。番着王八在家裏做甚麼。因問舖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買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窓外聽了。玳安從後邊來。見他聽戲。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聽他怎的。趁他未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衙子裏。新來

了兩個小了頭子、我頭裏騎馬打那里過看見在魯長腿
屋裏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歲交小伴
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伴當你在
此聽着門俺們淨淨手去寺裏邊尋你往小衙衙口兒上
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裏走到小巷內原來這條
巷喚做蝴蝶巷裏邊有十數家都是開坊子吃衣飯的、玳
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王八正和虔婆魯
長腿在燈下、拏黃桿大等子稱銀子、見兩個冤神也似撞
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燈一口吹滅、王八認的玳安是提
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讓坐、玳安道、叫出他姐兒兩個

唱個曲兒俺們聽就去。忘八道管家你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步就撞進裏面。只見燈也不點。月影中看見炕上有兩個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脫裹脚。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里來。玳安道我昏你娘的眼。颺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保。叫聲阿嚶。裹脚襪子也穿不上。往外飛砲。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玳安叫掌起燈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人。剛纔把毛搞淨子。他的纔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衙門裏去。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魯長腿向前掌上燈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哥息。

怒他外京人不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賽兒
出來唱與二位叔叔聽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
洗白衫兒紅綠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叔來夜晚了
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幾碟都是鴨蛋
蝦米熟鮓鹹魚豬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摟着賽兒
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賽兒帶着銀紅紗香袋兒就
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拏鍾兒斟
酒遞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童唱箇出
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白不得清涼到坐逐日家迎賓待

客一家兒吃穿全靠着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跔到那更深兒。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住上五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有鐵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盃酒。遞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纔待要唱。忽見小伴當來叫。二人連忙起身。玳安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西門慶纔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入廚房內。問老馮爹尋俺。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了。再沒言。

語、兩、個、坐、在、廚、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甌、子、茶、交
小、伴、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婆、道、爹、好
煖、酒、兒、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西、門、慶、道
到、家、不、吃、了、于、是、拏、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便、道、你、這
一、去、幾、時、來、走、走、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身、我、纔、來
哩、說、畢、了、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送、到、門、首、西、門、慶、方
上、馬、歸、家、却、表、潘、金、蓮、同、衆、人、在、月、娘、房、內、聽、薛、姑、子、徒
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裏、月、娘、罵、玳、安、說、兩
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房、向、床、上、摸、那、淫、器、包、兒、又
沒、了、叫、春、梅、問、春、梅、說、頭、裏、爹、進、屋、裏、來、向、床、背、閣、抽、替

金瓶梅
內。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包。子。放。在。那。里。金。蓮。道。他。多
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後。邊。瞧。薛。姑。子。去
了。爹。帶。着。小。帽。兒。進。屋。裏。來。我。問。着。他。又。不。言。語。金。蓮。道
已。之。孛。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了。等。他。來。家。我。好
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來。家。見。夜。深。也。沒
往。後。邊。去。琴。童。打。着。燈。籠。送。到。花。園。角。門。首。就。往。李。瓶。兒
屋。裏。去。了。琴。童。兒。把。燈。一。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
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裏。去
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槽。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
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

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裏。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攙。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裏。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楚。到。李。瓶。兒。房。裏。來。原。來。是。王。六。兒。那。里。因。吃。了。胡。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鐵。杵。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

床上已睡下了。回過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纔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裏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別人屋裏睡去。不是只來這裏纏被。西門慶撻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裏。要和你睡兒。因把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諛的李瓶兒要不得。說道耶嚶。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說吃了胡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道可怎麼樣。的身上纔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和你睡罷。你今日且往他五娘屋裏歇一夜兒。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

今拉個雞兒。及你。及兒。再不。你。交。了。頭。撥。些。水。來。洗。洗。和。我。睡。睡。也。罷。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那里吃的。恁醉醉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賸。刺。刺。的。也。晦。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于。是。吃。逼。勒。不。過。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醒。了。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拏。博。浪。鼓。兒。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裏。去。了。這。里。二。人。方。纔。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裏。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西。門。慶。倒。插。那。

金瓶梅
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兒用手抱着且
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小截與不可遏李瓶兒恐怕
帶出血來不住取巾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
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毛髮臍下
毫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瓶兒道達達慢着
些頂的奴裏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疼我丟了罷于
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哩了一口登時精來一泄如注正
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圍都是陽春西門慶方知胡僧有如
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蓮見西門慶在
李瓶兒屋裏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和他頑耍更不

出家人如
此作福的
真難得賺
然然乎否

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關門睡了。月娘和薛姑子
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
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子教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
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
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兩個姑子。又向王姑子道我
正月裡好不等着。你就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
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
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悄與了個熟老娘。三
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爲鴛
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拏來了。月

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于是每人拏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子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

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三担甲，倒賣了正甚。

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我姑子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三担甲，倒賣了正甚。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薛姑子合掌道：子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一担針，賣不得一日賣三担甲，倒賣了正甚。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